

探析新时代背景下的高等通识教育

李敏雯

渤海大学

[摘要]当前我国的通识教育面临着教育理念、管理体制和实施效果等方面的问题。为此,笔者在查阅国内外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对通识教育的基本涵义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对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专业教育三者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整理,并根据当前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实际情况,针对这些问题,在培养方案、师资队伍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改进,以期能贯彻通专教育的思想,培养出符合新时期的需求的大学生。

[关键词]新时代;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建议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12.795

一、通识教育的内涵概述

通识教育是大学教育中的一种思想和实践活动,其宗旨就是以广博的知识来培育人的见识与精神,以陶冶人格,使人自由健康地发展。

通识教育的涵义,源自1829年美国学者帕卡德先生首次提出的通识教育,但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规范的表述。李曼丽运用马克斯·韦伯在《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中的“理想类型”法,从性质、目的、内容三个角度对通识教育的概念内涵进行了初步构建,并得出如下结论:

“通识教育面向全体大学生传授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是一种非职业的、非营利性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公民。”^[1]在新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的深刻变化,我国的高等院校在实施通识教育的过程中,必须结合时代、社会的变化和国家战略的发展需要,体现中国的特点和学校的特点,为通识教育的实践探索提出了“中国方案”。为此,文章将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作了对比,以求去伪,更好地把握通识教育的内涵。

(一) 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

学术界一般将通识教育视为一种近代以来的一种新型的、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教育。虽说通识和自由教育是很容易混淆的两种概念,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就其教学目标而言,传统自由主义教育着眼于解放思维与心灵,关注其本质价值而非外部功利性,以求根本性、普遍性问题为目标。^[2]而通识教育则更具实用性,它把时代发展与社会需要结合起来,在教学的内容与方式上,既要尊重学生自身的意志,也要重视学生自身的需要;他的目标是能处理现实中的问题。就其目标而言,它的目标是社会中的少数群体,也就是所谓的“上层人士”,例如目前欧洲高校的博雅式教育仍具有强烈的精英化色彩。^[3]但真正的通识教育则是针对所有人的,就像哈佛理事会在《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里所表明的那样:“美国20世纪最大的革新,在于将教学的目的推广到整个国民的教学系统”^[4],由此说明通识教育不只针对那么一小部分群体,更应面对普罗大众。总之,自由教育的受众较小,目标较少;而通识教育目标广泛、目标更为切合实际。

(二)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是通识教育在不同层次、不同层次、不同层次的大学所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目标存在差异性,但是二者之间并非是

“水”和“火”之间的联系,而在于“土壤”和“作物”之间的联系。通识教育是一种以人文素养、科学知识和社会责任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的“完整的人”具有家国情怀,具有世界的胸怀,是一种较为综合的培养。与之相反的是“专才教育”,其目标是通过比较单一、集中的训练方法,来培育在特定的特定专业领域中的具备特定而专业技术的人才。^[5]而职业教育则是按照特定历史阶段的学科发展需求和产业分工的需要,把学习分为若干类别,强调教学内容和形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通识课程”,即狭义上的“通识教育”。所以,把“通识课程”与通识教育、职业教育和通识教育持对立的状态,都是缩小了通识教育的内涵。

二、我国通识教育实践的现状分析

通识教育的提出至今已将近两个世纪,然而,纵观通识教育的发展历史与实践现状,一直以来通识教育的实践可谓艰难险阻、命运多舛,始终以一种“辅助者”“客串者”的身份存在于大学教育之中。尽管与目标明确、积淀深厚的基础课、专业课比肩并立在学生的课表中,但通识课程往往得不到同等的重视。

(一) 观念层面:学校管理层、家长和学生不够重视

当前的社会普遍认为,专业学习与劳动者的职业需要密切相关,而专业教育培训因为其所花费的时间相对较短,可以很好地适应学生的工作需要,因此深受家长和学生们欢迎;然而,通识教育却因其培养时间过长,效果相对缓慢,因此一般不被学生及家长所注重。加之受找工作的目标影响,大学生自然对专业课程的关注程度也比较高。故而为了适应市场需要,大学理所当然地将专业课改为必修课和考试课,而通识课程则改为选修课、考查课,甚至于连一般性通识课程都安排在了晚间时段。在这种观念和措施下,学生们的投入显然不会很多,而普通的通识教育,大概率则沦为了学生们赚取学分的快捷方式与途径。在这种情况下,通识教育自然无法达到其预期的教学目标。

(二) 制度层面:受到统一的内部治理体系和外部管理制度的制约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集中化的办学管理制度和教育资源配置的模式,这使得各大院校纷纷谋求建设一流的办学条件。而高等学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获得国家一级、省一级的荣誉和头衔,所以学校在国家实验室、创新平台、创新基地等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在高校集中力量进行这方面的同时,却忽略了

通识教育。从学校的内部治理系统来分析,学院、教师和学生都具有很强的专业化特征。学校、学院、专业系三级行政体系均以专业为中心,师生关系、教育资源分配、功能分工无不彰显专业特征。因此,在这样一个与专业教育相适应的行政体系中,通识教育不可能脱离专业教育的束缚。普通大学没有专门地进行通识教育的组织部门,而且配备的教授通识教育专业的师资数量也不多。即便有专门的授课老师,他们也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在学术地位、预算分配和管理上都要比特定专业内的工作的老师要逊色一些。

(三) 实施层面: 通识课程的质量不高, 以常识为主导

尽管部分大学已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重要意义, 但大多是注重学生的学习, 而忽略了教学质量的培养, 认为开设较全面、较多的科目, 就是好的通识教育。在学科分类上, 逻辑清晰, 结构合理, 但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 却马马虎虎, “国学概论” “经济知识” “古典音乐欣赏” 等常识性的课程, 应有尽有。对老师的选拔并没有太多的限制, 而是将每个学期的课程都按照不同的类别, 分配到相应的学院, 并指定一位老师担任讲师。在此背景下, 同一堂课, 专业老师通常不会对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进行深入的探讨, 也不会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培训。学生们也自然而然地体会到了教师的“善意”, 认为通识教育是混学分的便捷途径, 用敷衍松散、轻松欢乐的方式贯穿整门课程的学习。

三、高校通识教育培养的改进建议

(一) 培养方案层面

在培养对象上, 必须打破传统的专业教育方式, 对其进行再教育。要实现通专合一, 必须把“成人”与“成才”相结合。学校要思考通识教育到底应当教授的知识类型, 并在专业教学中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要正确认识和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文化价值观, 了解学科历史对通识教育发挥的显著影响。同时, 在“通专化”的进程中, 应注意通专交叉的学科, 将传统的通识教育称为“大通识”, 即如何认识人、认识社会和自然, 并回归人的本真。然后, 普通和专科的交叉部分就是“小通识”, 也就是基本的科目。也就是说, 大学的教学系统包括通识课、学科基础课和专业课三大类, 以专业教学为主导的教学方式, 其学分率从内部逐渐降低。其中以专业的分数最多。但是, 随着通专结合思想的发展, 课程体系势必要整体向外移, 即减少专业课学分比例, 增加学科基础课和通识课学分比例。

(二) 师资建设层面

目前, 我国大学急需培养一批专业的通识课程教师。担任通识教学的教师们不仅要自身学识渊博, 而且要有对通识教学具备饱满的热情。教师团队可以有多种专业的老师参加。各学科的老师可以将自身的职业经历与生活经验相融合, 并且能够根据较为一致的教学需求来进行教学。他们所教授的内容涉及到各个领域, 并没有给那些接受过高学历的人带来太多的知识面; 这种课程可以让学生们了解到各种学科的思考模式和吸引力。

(三) 管理方式层面

首先要改变观念。在专业教育的实施过程中, 教师容易过于追逐教学评价的量化指标, 导致大学的科研职能多于育人职能, 从而导致以激发和批判思维为目的的通识教育不受重视, 要想改变其现状, 管理者一定要树立通专融合的理念, 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在教育管理中也要把观念贯彻到教育中去, 要时刻以这个作为基准, 避免因思维的惰性而偏离常规。

其次, 设立完善的组织机构。高等院校可以通过成立通识教育专业组织, 即通识教育理事会及其常规组织, 来加强对通识教学进行管制与变革, 课程体系、课程分类、监督; 通过对学生进行评估等的治理, 扭转当前学校的混乱局面, 为促进高职院校的有机整合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 改变人才的培育方式。高等教育的初级阶段主要是通识知识的积累掌握, 高级阶段则是专门知识的学习, 而专业教育是通识教育的组成部分, 专业教育同时也是通识教育的重点。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 必须把通识教育思想纳入大学的培养系统, 使其在课堂上实现既能有效地教授学生的知识, 又能充分发挥学生的德育功能, 从而加强学生与学生的交往与交流, 充分利用教师的道德教育与人才培养。

结语

面对新时代背景下国家背景下对高等教育培养具有人文素养、科学知识、社会责任、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卓越人才的迫切需求, 以及经济发展、产业变革、社会多元化对学生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和应对人才市场多变局面的适应力的强烈要求, 我国高等院校急需持续推进通识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对于高校自身而言, 需要更好地了解通识教育的基本含义, 并结合自身的办学特点, 从实际出发, 制订服务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通识教育培养模式。做到体系完善、通专结合, 只有这样, 才能在通识教育中找到适合于时代发展需要的人才, 为培育出综合应用创新型人才和构建高等教育强国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李曼丽. 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 [2] 李海萍, 上官剑. 自由教育、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J]. 教育研究, 2017(9): 132-139.
- [3] 王晓阳, 曹盛盛. 美国大学通识教育模式、挑战及对策[J]. 中国高教研究, 2015(4): 17-25.
- [4] 哈佛委员会.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M]. 李曼丽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2010.
- [5] 陈向明. 从北大元培计划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6(3): 71-85, 190.
- [6] 庞海芍, 邝秀红. 中国高校通识教育: 回顾与展望[J]. 高校教育管理, 2016(1): 12-19.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国家一般项目“教育交流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投资的促进效应研究”(项目编号: BIA210185)。